

奉獻

記電影家錢筱璋

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編

王雲五主編

奉獻

記由於家錢彼璋

李會新題



序

荒 煤

电影艺术的诞生即将一个世纪了，从活动照片成为“杂耍”经过廿世纪的蓬勃发展遍及全球，从电影的发明到中国也有了电影，新闻纪录电影却是最早和观众见面的，成为整个电影事业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电影国际市场的成立，人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国际新闻信息的文字报导，更需要通过真实、及时、迅速的新闻电影去了解世界瞬息万变的信息。于是新闻纪录片以它特有的优势，比故事片发展要早，受到当时观众的欢迎。

新闻纪录电影不仅能够迅速、及时地报导事实，而且发展到可以称之为新闻的艺术。就是说，经过实践探索，新闻纪录电影不满足于仅仅是报导事实，纪录事实，而一批批有才能的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终于懂得掌握并运用电影特有的表现形式和技巧，并以自己的观察和构思去认识、理解历史和现实，通过摄影机拍摄下来的真实场景，构成一部有很高思想性和艺术性，既有历史性又很有现实意义的纪录片。科学发明进步，电视新闻的发展，是电影新闻纪录片经过新载体的延伸与发展。

就在进入1993年的元月之内，我这个年已80的老人，先后看了《周恩来》、《宋庆龄》这两部纪录片，我还是不禁

热泪盈眶，激起不尽的思念和思考。这两位伟人毕生光辉的业绩、亲切生动的形象的再现，在短短一个小时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和教育。这两部影片不仅是生动的形象教材，也是极为宝贵的史料，也是新中国电影艺术宝库中的珍宝。它们的价值是很难用新闻纪录电影这几个字来加以鉴定和衡量的。这些影片将以“历史的见证”——永葆青春地流传人间。

回顾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事业的发展和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能不使我想起筱璋同志。他不仅是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而且也是新中国电影技术的建设与发展的领导者之一，还是新中国的电影剪辑学会的创立者和发展者，他又是最早和司徒慧敏同志在一起建立影视技术学会，最先迈出影视合作改革的步伐，对推动影视技术相互交流协作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一生参与和领导拍摄了那么多优秀的纪录影片，如由筱璋编辑的《民主东北》及由他领导组织制作的《解放东北最后战役》、《北平入城式》、《毛主席、朱总司令莅平阅兵》、《淮海战役》、《百万雄师下江南》和苏联合拍的《中国人民的胜利》、《解放了中国》以及《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两种命运的决战》、《亚洲风暴》、《征服世界最高峰》、《在激流中》、《六亿人民的意志》（一次人代会情况）等等，记载下新中国诞生的经历，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丰富而又复杂的历程，特别是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我们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摄制了《先驱老之歌》、《莫让年华付水流》、《拼搏》、《海峡情思》、《零的突破》等有影响的影片，这将是今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教育不可缺少的史料。

我衷心期望新闻纪录电影很好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根据当前实际的新情况，新问题，为探索新闻纪录电影如何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纪录电影开拓新境界作出努力。

我离开电影实际工作已有多年，我对当前电影界许多具体情况了解很少，但也多少了解一点电影观众大幅度下降的形势，以及呼唤电影怎样走向市场的问题。

党的十四大精神，正鼓舞全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努力，新闻纪录片如何与电视协作，迅速反映这一时代新情况、新事物、新人物，是一项新的光荣任务，又是新的课题，需要我们探索前进。

只有结合新的形势，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面对现实，展望未来，勇于探索创新，才能开拓新境界。

钱筱璋同志是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创始人之一。早在延安时期就参加延安电影团，建国之后他一直从事新闻纪录电影工作，甚至在参加电影局的领导工作之后，也主要是分工管新闻纪录电影工作。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工作的创立和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和他终生热爱新闻纪录电影事业而奋斗不息的精神分不开的。

从筱璋遗物中，我看到他经常在思考和寻求一个答案：“人生的价值是什么？”

他在一张便笺上留下这几段话：

“剪接影片的工作帮助我认识社会，认识到人生应走的道路，我的心逐渐凝聚到吸引着我的一项伟大的事业中。

我追求的不仅是事业上的成功，当一个人的事业不能为一个伟大的信仰服务的时候，这个事业上的任何巨大成就也

许会毫无价值”。

这足以说明，他刚开始从事电影工作，是从一个技术性的剪接工作开始的，然后他终于把这个事业和伟大的信仰联系起来，走向他的人生征途，成为我们党的一位卓有成就的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为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事业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我希望今天的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学习筱璋同志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来为新闻纪录电影开拓新境界！

这也就是对筱璋同志最好的纪念！也是筱璋同志倘若活着必然要寻求的答案：中国新闻纪录片怎样迈向21世纪？

我也不禁想到，周恩来是始终关注新闻纪录电影事业的，从这本纪念文集中也可以看到周恩来对新闻电影事业无微不至的关怀。倘若他还在，他也必然会向我们提出这个问题：

中国新闻纪录电影怎样迈进第21世纪？

我衷心期望，也相信，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能够发扬筱璋终生热爱新闻纪录电影的精神，不断探索与创新，一定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1993.1.27

目 录

序.....	荒 煤 (1)
纪念他 学习他.....	阳翰笙 (1)
怀念筱璋.....	吴印咸 (4)
清明忆筱璋.....	汪 洋 (8)
我认识的筱璋.....	吴蔚云 (12)
忆往事 缅怀故友.....	何兆璋 黄 汉 罗从周 (14)
追思战友.....	周从初 吴本立 (16)
他为革命默默奉献一生.....	徐肖冰 (23)
重温战友情.....	李 文 (26)
悼念筱璋.....	王阆西 (29)
永不熄灭的火焰.....	陈 播 (31)
深切的怀念.....	马守清 (36)
不尽的思念.....	高维进 (43)
遥寄筱璋的思念.....	程季华 (49)
闲夜思君坐到明 追寻往事倍伤情.....	孟广钧 (57)
无限哀思.....	季 洪 (61)
他,总是那么平易,那么热情.....	傅正义 (64)
痛君仙逝忆君情.....	日本 持永只仁 (67)
永记筱璋先生.....	日本 森川和代 (72)
追念筱璋话当年.....	高 戈 (74)
几件往事涌心头.....	申 伸 (80)
您的音容笑貌仍在眼前.....	龚 珪 (83)

我依然坐在您的身边	靳敬一	(86)
良师益友革命情	王映东	(89)
难忘的师徒情	高仲明	(93)
怀念老厂长	盛玉增	(96)
往事犹在眼前	赵 化	(99)
花 环	何钟辛	(102)
您是我们尊敬的师长 信赖的朋友	泽仁 计美	(108)
探索改革新路的老钱	张贻彤	(110)
历史的足迹	刘 浪	(113)
我敬佩的师长	陈锦徽	(115)
他是电影音乐工作者的知心人	于琴 肖远 何方	(118)
老厂长和影片资料	傅月华	(124)
忆老钱生前二三事	蔡国栋	(128)
他永在我心中	沈 杰	(133)
和蔼可亲的老钱同志	杨文彬	(137)
理解 宽容 信任	虞和静	(139)
深 情	朱天纬	(142)
鼓舞我们的力量	刘国典	(147)
纪念钱筱璋同志	原芜湖市市委书记 金庭柏	(149)
我有一个叔叔	晓 云	(152)
会永远记着你, 筱璋叔	钱 璎	(159)
钱筱璋同志文章、讲话、报告选登		
党的电影事业从这里开始		(165)
——回顾延安电影团的奋斗历程		
难以磨灭的记忆		(192)
最初的历程		(199)
——忆接收“满映”和成立“东影”		

新闻纪录电影创作漫笔	(223)
在1987年创作总结会上的讲话	(232)
关于制片方针等问题的报告	(239)
感激·祝愿	(245)
认真总结剪辑经验 为提高影片质量作贡献	(248)
为推进电影电视技术的迅速提高尽责	(253)
钱筱璋生平纪事	建珍 晓麟 整理 (257)
后记	(279)

纪念他 学习他

阳翰笙

我认识钱筱璋同志将近六十年了，那时他才15岁。1932年阿英、夏衍、郑伯奇“三人小组”打入“明星电影公司”开辟我党领导的电影阵地，稍后筱璋随其兄阿英同志进入“明星”学习剪辑。两年后，他正式剪辑影片。我那时期写的电影《夜奔》、《生死同心》就是他剪辑的。30年代一系列脍炙人口的进步影片，如：《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等，都出自他的剪辑。

电影剪辑不只是一门纯技巧性的工作，同时是一门思想性艺术性很强的工作，对作品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样的素材，可以因剪辑不同而面目全非。钱筱璋同志可以称得上是我党培养起来的第一位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剪辑专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成立了当时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周恩来任副部长）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原国民党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这时也归属第三厅。领导权控制在我党手里。新聘请的编导、演员、重要技术人员大多是靠拢我党的进步人士。我们安排钱筱璋同志在制片厂作剪辑。我党利用当时的合法权利和国民党的物质条件，组织拍摄了许多部宣传抗日的影片。我写的《八百壮士》就是筱璋剪辑的，当时引起了海内外强烈的反应。特别是筱璋主编的系列纪录片《抗战特辑》是活生生的

历史见证，在当时起到了强大的抗日动员作用，在今天也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

抗日战争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反共高潮，先后三次威逼三厅全体人员加入国民党，三厅人员怒而集体辞职。周恩来找到当时的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说：“这批文化人都是为抗日而来的，谁抗日，他们就拥护谁。现在你们不要，我们要，请你借几部卡车，我送他们到延安去。”张治中一听慌了神，他说：“这要向蒋委员长请示。”接着他问道：“他们哪些人是共产党？郭沫若是不是？田汉是不是？阳翰笙是不是？……”周恩来笑了，回答说：“我们只有两个共产党员在你的电影制片厂里，一个是钱筱璋，是来向你们学技术的。还有一位演员陈波儿，他们现在都已调回延安了。”后来，蒋介石深恐以郭老为首的这批人去了延安会大大影响国民党的声誉，于是成立了一个学术研究机构“文化工作委员会”延揽这批人。而郭老为首的这批人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利用这个合法地盘在国统区继续开展民主进步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筱璋由延安长途跋涉到东北，受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委派随袁牧之一行，和先期到达的同志接管在长春的电影制片厂，参加接管以后，筱璋致力于培训电影技术干部并主要编了多集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生动报道解放东北的各次战役和后方土地改革支援前方的情况，报道解放沈阳和全东北的情况，起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筱璋从此将毕生的精力从事新闻电影工作。所以，解放后，钱筱璋同志被任命筹组“新影”并任厂长是理所当然的事。他被称为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解放后，我和筱璋都在北京工作，但各自忙着自己的一

摊，虽在许多场合都见面，但却很少联系。1973年，我听说郭老病危，心情很沉重。当时我尚未获得平反，是筱璋找了辆车亲自陪同我去探望了弥留之际的郭老。

筱璋82年离休后还拖着瘦弱的身体担负很多重任，其中编写党史资料电影大事记就是一项浩瀚而又细致的工作。他全力以赴，孜孜不倦，为此他曾多次和我一起促膝研究。直到去年年初，他还到我家里来和我一丝不苟地进行核对。没有想到，几个月后，积劳成疾的他竟溘然去世了！

筱璋同志为中国的电影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去世，我们大家十分痛惜。我们要永远纪念他，学习他忘我献身的革命精神；学习他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神；学习他为人的高尚品质！

怀念筱璋

吴印咸

钱筱璋同志离开我们一年了，我深切地怀念着他。想起他，那个精明干练，多才多艺，学习刻苦，工作负责，待人诚恳，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筱璋，就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往事历历，不禁涌上心头，我为失去这样的好同志而心中凄楚。

在30年代中期，我在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认识筱璋，那时他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年，但他的电影剪辑业务已经比较成熟，早已独立工作了。我同他在影片《生死同心》和《马路天使》中两度合作，特别是在《马路天使》的工作中，他给我的印象是头脑清楚，思维敏捷，善于领会导演的意图，是袁牧之同志得心应手的好助理，我经常听到牧之称赞他。40年代，延安电影团曾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制作纪录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又名《南泥湾》）时，我对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那时，我们只有16毫米的胶片，洗印全用土法，而且，谁也没有去过南泥湾，于是，我和几个搞摄影的同志先去看看，筱璋是电影团的秘书，我们走了，他必须留团。到了南泥湾，同驻那里的359旅指战员们商量，大家热情很高，研究出大致的轮廓就开始拍摄了。回延安时带回的只有简单的说明，交给没去南泥湾的筱璋，他就认真地、反复地看片子，根据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制定的“发展生产，

保障供给”的方针，结合部队的特点，编辑成《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纪录片。当时，我们根本不具备制作有声电影的条件，为了提高影片的质量，让观众看得满意，筱璋和其他同志研究，用留声机放音乐，用话筒念解说词，自己朗诵，每放一场电影，就这样配一次音。放映之后，在延安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观众为有了自己的有声电影而欢呼。接着，筱璋带队到南泥湾，一个连队，一个生产单位地放映，指战员们看到自己和战友们银幕上出现，兴奋极了，对当时的生产和练兵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我党创建的第一个电影厂——东北电影制片厂（开始称东北电影公司），筱璋更有了英雄用武之地，越发显得才华横溢，他领导全厂新闻纪录电影的生产，又亲自率队外出拍摄，亲自编辑，还培养了不少的专业人才。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筱璋从兴山到北京，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都担任领导工作，也和过去一样，经常参加第一线生产，编辑重大题材的纪录片。

筱璋同志要求自己很严格，是个识大体顾大局，服从工作需要的好党员。1941年他从重庆到延安，为了接触实际，他参加过征粮和盐务工作。后来调到延安电影团，筱璋作为电影业务人员，深知当时不具备制片条件，就愉快地接受了秘书工作。秘书工作，就是管理生活和业余生产。在生活管理方面，琐琐碎碎，筱璋不厌其烦，使大家生活得很愉快。比如：文化娱乐方面，每逢年节，总政治部都有联欢晚会，节目就由各个直属单位出。这时最忙的就是筱璋，他又编又导，还是舞台监督兼效果员。40年代初期，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解放区的财政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毛主席号召解放区的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

行生产自给。筱璋和同志们多次讨论，集思广益，根据电影团有利的条件来搞生产，首先是变废为宝，把团里的废胶片清洗出来做证章。当时延安的许多单位，为了工作的需要，工作人员应有标志，许多同志也希望戴上证章，留个纪念，于是全团就动手作证章了。对外联系，对内组织生产，都由筱璋负责，这一炮很快就打响了。团里有了资金，便设法到解放区外的地区去购买照相器材，开起了照相馆，这时延安各机关、部队和单位都搞了一段生产，个人手中也有些余钱，都愿意留个影，因此照相馆真是宾客盈门，这一炮又打响了。搞了生产之后，电影团几乎不仅做到自给自足，而且用生产所得扩建了办公室，新盖了好几间宿舍，电影团便办起摄影训练班，从部队调干部来培训，为革命胜利发展的需要准备摄影人才。

筱璋同志在关键时刻完成重要任务更是出色。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下山摘桃子，企图和我们争夺胜利果实。在电影方面也是如此，“满映”是双方争夺的目标。为了赶在国民党的前面，当时电影团的上级领导，延安八路军联政宣传部部长肖向荣同志通知我，派钱筱璋等四同志随八路军教导团先赴东北。在前进中，东北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东北，于是就产生了前进或后退或原地等待的问题，筱璋牢记重要嘱托，一定要把“满映”的大批电影器材接过来，为党的电影事业奠定物质基础。因此，他偕同张建珍，不顾艰苦险阻，勇往直前。这时，我军已撤离沈阳，筱璋在抚顺找到中共东北局，在东北局宣传部的领导下，成立了以袁牧之、舒群、田方、许珂和筱璋五人的接管小组。在我地下党的协助下，筱璋、田方、许珂三人化装进了长春，吉林省委先期派出的同志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

团结争取了原“满映”许多进步的中、日职工，在我东北抗日民主联军进入长春后，正式成立了“东北电影公司”，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的军队进攻长春，在我军撤离长春之前，他们群策群力，把原“满映”的主要器材都装上火车，连同职工及其家属，动用了两列共25节专车，经过哈尔滨，运往东北边陲兴山市，在鹤岗成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有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又有了大批人才，从长春撤出的中日职工，大部分是艺术、技术、行政等方面的骨干，还有一些进步的青年。这时，电影团全体也抵达兴山，生产便立即开始，拍摄了大量的纪录片，并为拍摄故事片做准备工作。长春收复，东影迁回长春不久，第一部故事片《桥》就同观众见面了。筱璋参加的接管小组，在保留人才和接管器材方面的业绩，成为我党电影战线的重大历史事件。

筱璋同志的一生，是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为党的电影事业奋斗的一生。离休后，他还主持电影党史资料的征集工作，他亲自采访，搜集，研究和编写党领导电影的历史资料，他对电影界的前辈们充满深厚的感情。

作为电影剪辑专家、电影事业家的筱璋，从不出头露面，也不愿别人宣传他，他只知奉献，没有索取，最后连遗体也献给医学研究。然而，这个埋头苦干，风格高尚的筱璋，却长久地、深深地留在人们心中。

1992年于北京

清明忆筱璋

汪 洋

又是清明，又是清明。天阴着，让人心头也仿佛堆积起愁云。蓦地想起筱璋去世已将一年，勾起我许多回忆。如烟的往事，在眼前徘徊，让我生出难言的惆怅。

我和筱璋相识是在1935年，那时我由导演沈西苓介绍进入上海明星公司，筱璋那时在明星公司搞剪接。我，还有已经作古的朱今明，以及程默、徐肖冰、周从初等几个年轻人常常在一起打篮球，谈天说地。大约是意气相投，志趣相同，又都是热血青年，我们每每在洗印车间的小屋子里相聚，纵谈国事、家事、天下事。陪他们工作，谈到深夜，吃为他们送来的夜宵，再接着继续指点江山。那时候，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正践踏着华北，而且也开始向上海进逼。国难当头，阴云四布，国民党政府却一心反共、“剿共”，置国家危亡于不顾，我们每个人的心头都积压着忧愤。当时，党领导了群众救国组织“国难教育社”，我和筱璋、朱今明都成了社员。大约，因为我是通过明星公司老板周剑云加入公司的，所以住在公司主要领导人张石川办公室顶上的一个单人小房间里，比别的年轻朋友住房条件稍好一些，我那儿便成了“国难教育社”社员们聚会的地方。今天，我依然清晰记得，筱璋发言时那双喷着怒火的眼睛，好像在他矮小精瘦的身体里积填着一触即发的火药。他虽然不像我一样喜欢大嗓门直言快